

日头

奏黄钟，歌大吕，舞云门，以祀天神。

——《周礼》

关仁山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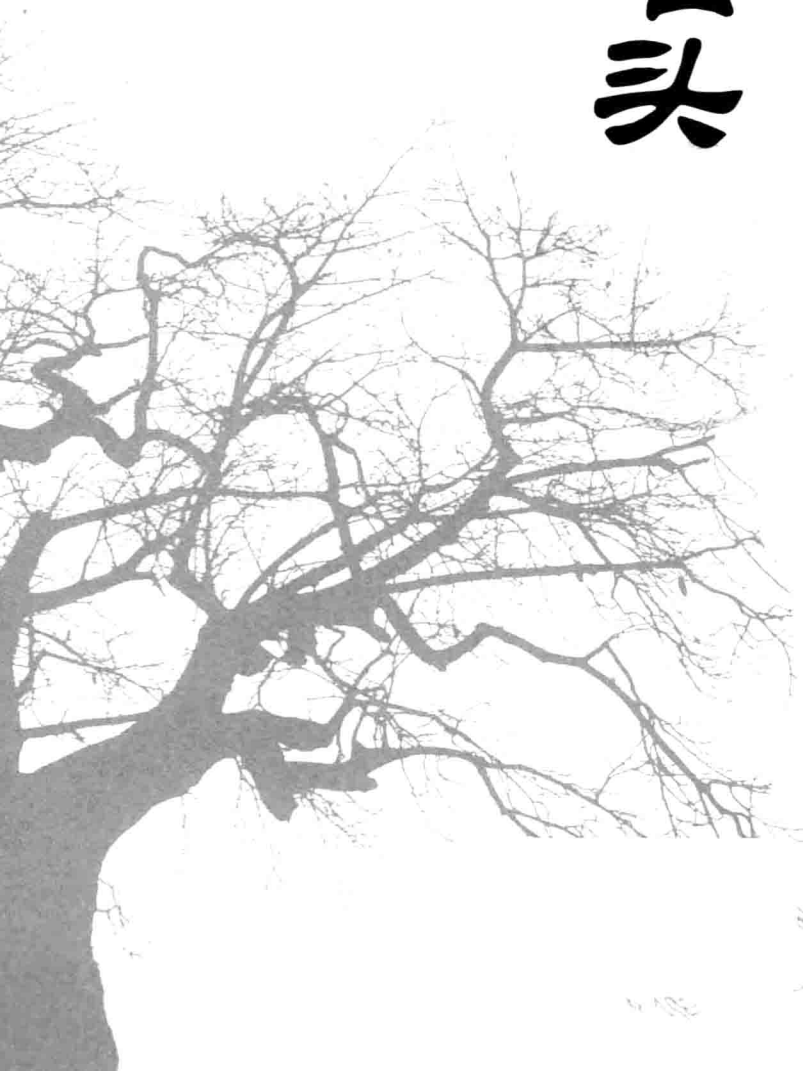


关仁山——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日头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头/关仁山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02-010516-8

I. ①日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3301号

责任编辑 胡玉萍 宋 强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校对 常 虹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67千字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9 插页15

版 次 2014年8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516-8

定 价 4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奏黄钟，歌大吕，舞云门，以祀天神。

——《周礼》

目 录

第 一 律 太 簇	001
第 二 律 林 钟	037
第 三 律 姑 洗	069
第 四 律 仲 吕	108
第 五 律 应 钟	137
第 六 律 大 吕	176
第 七 律 南 吕	216
第 八 律 夷 则	260
第 九 律 无 射	292
第 十 律 蕤 宾	330
第十一律 夹 钟	364
第十二律 黄 钟	404

第一律 太 簇

1

闺女是爹的贴心小棉袄儿。

我最喜欢二闺女火苗儿了。这个小棉袄儿烈性，暖和，贴心。要是哪个男人想抢我的小棉袄儿，那就好比从我心头挖肉。火苗儿漂亮，日头村的男人，瞅她的时候眼神发直，眼珠子发绿。我这闺女也爱瞅帅小伙，盯着小伙子时眼珠也有绿光。老婆偷偷跟我说：“你说咱闺女是不是得了花痴？”我没鼻子没脸地呵斥老婆一顿：“胡说个啥！”老婆不再吱声了。不是我吹牛，火苗儿这孩子，长相的确出众，鹅蛋脸，大眼睛，长睫毛，面皮白嫩。大辫子被她自己剪掉了，留个新式运动头，像个假小子，走路一蹦一蹦，说话干净利索，宛如一阵清风。那眼媚的，那皮嫩的，她不用咋打扮，就亮一条街。村人都夸奖说：“老轸头那闺女少见，真是少见。”媒婆婶子说：“火苗儿这孩子，长大一准儿就是迷死男人不偿命的小妖精。”听到这话，火苗儿不气不恼，只是嘻嘻地笑。

可是，这个雪天，竟然有人挖我的心头肉来了。

仰了脸瞅，雪纷纷扬扬。雪没在地上印出一个脚印，却将古钟糊住了。古钟挂在状元槐半腰，槐枝嘎地响了一声。状元槐树枯着，竟然没折，家雀儿呼啦啦飞了。灰巴巴的槐树枝，一律快活地动着，弹出雪粉。槐树下麦秸垛也气吹似的涨起来，隐隐有些抖动。

常日里出来溜达的老人和孩子，一个也不见。

雪越下越疯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歇不住。雪和泥搅成一团，踩在脚下，揉搓出干燥的摩擦声，哧啦哧啦的。路很滑，我走得不紧不慢，却跌跌撞撞，只一

个孤独的影子。

我佝偻着身子走着，村里响起年轻人叽叽喳喳的声音。槐树、麦秸垛、猪圈、鸡窝都被雪盖上了。扭头瞅见金家门楣上，挂上了一串串的红辣椒。金家媳妇小米微笑着探出墙头，喊：“轸叔，跟你说个秘密！”我一愣：“啥秘密？”小米神秘地说：“说了您别生气呀！”我揩了脸上的雪，说：“不生气。”小米咯咯一笑说：“有人偷你的小棉袄儿啦！”我糊糊涂涂：“啥？我穿着棉袄哪！”小米大声地吼：“装啥糊涂？告诉你吧，你家火苗儿跟个男人在麦秸垛那儿亲嘴哩！”说着，她抬手指了指北边。

我一听，脑袋轰的一响。追我家闺女，哪个浑小子有这么大胆啊？

我急了，赶紧掉头去找。

北风浸骨，瞬间起了雪雾，远远近近一片模糊，近了，要喊一嗓子，才知道对方是谁。我愣了愣，一趑一滑，走不大稳，这树、这钟、这街巷、这平原、这山峦，晃晃得虚成一个梦了。嗖一声，一条黑狗蹿来，短腿在雪地上踏动，踏了一阵，一跳一跳地跑开了。

我踏雪寻找火苗儿来了。

到处是白雪，哪里有人影！我在槐树下站了好久，风骤然狂猛了，掀得雪粉飞扬，雪粉从枝杈上掉下来，掉进脖子里，叫人觉出几分寒凉。我暗暗骂：“这丫头野成啥样了！多冷的天，跟谁亲嘴啊？”

雪住了，日头没露头。天是白的，地也是白的。两股白搅成一团，是铜钟的青光。风冷冷地涌来，真是无风不起浪，有浪高三丈。当真见鬼了，我看见金沐灶和我家火苗儿在一起呢！

村街的麦秸垛旁，我瞅见金沐灶把一枚毛主席像章给了火苗儿。金沐灶戴着一顶军帽，胸口别了三枚毛主席像章，威风凛凛的样子。火苗儿仰着运动头，含情的眼睛闪了闪，火辣辣地烧着。金沐灶那身影，那感觉，是悠悠晃晃的迷醉。我躲在暗处屏住呼吸仔细听着。

金沐灶说：“火苗儿，我想看看你。”

火苗儿说：“沐灶哥，看我，你晚上做梦了吧？”

金沐灶说：“做啦！”

火苗儿问：“做的啥梦？”

金沐灶抓着脑袋说：“跟人说梦伤运气。”

火苗儿笑了：“还不好意思呢，梦见美女了吧？说，梦见谁了？”

金沐灶说：“梦见你啦！”

火苗儿说：“梦见我干啥？”

金沐灶笑了笑：“井里打水一根绳，哥就爱妹一个人。”

我眼前一黑，差点儿背过气去。金沐灶瞄上我家火苗儿是啥时候的事啊？

金沐灶掐着嗓子，唱起了冀东驴皮影：

日头一出照四方，
毛泽东思想闪金光……

火苗儿大睁着眼睛，鼓了鼓气，说：“不对，这是电影《地道战》的插曲，太阳一出照四方，不是日头。”

金沐灶耍赖说：“我们冀东平原，日头就是太阳，太阳就是日头。亏你还是日头村的人呢！”

火苗儿说：“你这是偷换概念哩！”

金沐灶仰脸笑了，说：“你说偷换就偷换吧。火苗儿，你记住，以后的日子，我来保护你！”

火苗儿生气地说：“沐灶哥，我们是同学，如果掺杂别的就是对革命的亵渎。请金司令铭记。”如今金沐灶是造反派的司令，他带着同学们一回村，三下五除二就把权桑麻支书的权夺了。

金沐灶拽了拽她的胳膊，火苗儿挣脱了：“我说的还不明白吗，你到底想干啥？”

金沐灶说：“火苗儿，我喜欢你。你不喜欢我吗？”

火苗儿说：“喜欢啊！”

金沐灶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

火苗儿咧嘴说：“忒着急了吧？先定亲不中吗？”

金沐灶说：“定亲也中啊！”说着就将火苗儿满怀抱住了，吧吧地亲个没完。这个突然动作，吓了我一跳。

我粗声喊道：“兔崽子，作恶，作恶，真是作恶呀！”吼着，我手中的轸木就朝金沐灶扔了过去。

金沐灶和火苗儿吓得连跑带颠，四处奔逃。

我追了几步喊：“火苗儿，火苗儿！”

火苗儿拽着金沐灶飞跑，没搭理我。

我猜想，她准是玩火绳去了。这丫头从她娘肚子里生出来，是屁股先露头，坐着来到这个世界的，这叫“倒座莲花”。那时正是冬天，有一天屋子里生着火盆，我老婆手忙脚乱奶孩子，把她掉进了火盆里。我娘见状浑身抖成一团，想说啥，却说不出。我急忙把孩子从火盆里抱了起来，只见她嘴里喷火，全身没有一点儿烫伤，喷着火居然还能笑出声来。打那以后我就让人们叫她火苗儿。火苗儿自幼就喜欢划火柴，爱闻那硫磺味。她还经常带着火绳玩耍，拿火柴点火绳。

我不追了，收住双脚，气得浑身颤抖。
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天经地义。可我为啥不同意金沐灶娶女儿呢？因为金沐灶这小子性格让人抓拿不住，胆子大得能捅天。他娘张慧敏威震八方，愣是管不了自己的儿子。金沐灶的命有点儿邪性，他是他娘绊门槛跌了一跤，把他跌到人间的。他一落地，双眼瞪得溜圆，却不哭。赤脚医生抓着他的小腿提溜起来，朝小屁股一巴掌，没哭；两巴掌，还是没哭；三巴掌，他的小脸憋紫了，嘴巴吐出一点儿黏液，一直不哭。大夫说，这孩子邪门了，长大了怕不是常人。金沐灶自幼淘气，被娘一怒之下系了个拴贼扣，拴在院里的菩提树下。他还有一个爱好是用驴皮雕刻皮影人，唱皮影戏。

我哽了哽气，开始用轆木敲钟了。

咣！咣！钟声跳着，滚着，响远了。

噢，还忘了说我自己呢。我叫汪长轲，我种过庄稼、守过大车店、当过饲养员，杀过猪、宰过羊、卖过鸡蛋，是村里最后一个敲钟人。

我祖上都是种田的，也是敲钟的。我爷爷穷得没饭吃，喝刷锅水长大，因为没裤子穿，只好披个麻袋片敲钟。那一年大旱，日头一天比一天毒，熬干了燕子河，熬干了庄稼人的血。我爷爷敲钟求雨，敲了两天两夜，最后一口血喷在古钟上，累死了。接着，雨就噼里啪啦下来了。

日头村人管这敲钟的木棍叫轆木。这是雷击过的木头，棒硬，铁疙瘩一样。祖宗把轆木传给了我。我跟古钟一样，心怀慈悲之心。轆木敲在钟上，满街的慈悲之音。村人都知道，敲钟给我带来异相。记得有一年，我一敲钟，头发、胡子和眉毛都白了。霎时，我满脸皱纹，苍老起来。我回家对着镜子一瞅，吓得瘫软在地。后来家人慢慢适应了我的模样。此前，村里的人常对我说：“你这老轲头，人总不老，我穿开裆裤时就这样儿，如今还是这样儿。看来你是

定在那儿不变了，敢情是个仙人吧？”我骂道：“我算啥仙人？人家杜伯儒道士才是真正的仙人哩！”

说到杜伯儒道士，必说他的祖先杜康。

日头村主要有四大姓，被称作四大家族。金家、权家、汪家和杜家。起初立村，杜家祖先主持布局。传说杜康这位老人白发如雪，脸呈桃容。老人手扶白须，嘴巴念叨：“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。”按杜康的指点，四个家族，所居住地按五行分布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金家住西头；权家住东头；汪家住北头；杜家有木，青色，也住东头。而南头属火，是血燕和栗树的天地，围成一个圆圆的气场，拢着状元槐和古钟。在日头村有很多事说不清来龙去脉，人们只知道状元槐、古钟和魁星阁。日头村人造房子就像血燕垒窝，一嘴草，一口泥。房子一住，杜家先人就预言说：“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家生着汪家，汪家生着权家，权家生着血燕，血燕生着杜家。”

天色幽暗一些，远处有踏雪声。

孩子们在雪地里撒欢，打雪仗，踢腾得雪粉像雾一样。钟声合我的心，到了贴心贴肺的程度。

钟声一响，村街就流淌起活气了。

孤单的老槐树热闹起来。槐树底下飘来一片红。这钟声，竟然招来了游街的红卫兵队伍。

卡车卷着冷风过来，车顶上戳着大喇叭，呼喊他们的“革命宣言”。

我赶紧回家给红卫兵烧水。火苗儿凑到我身边，我刚要为她和金沐灶的事发怒，火苗儿用话遮掩过去了。她说造反的红卫兵到日头村来的，除了金沐灶这一拨儿，还有刚来的另一派别。

红卫兵说来就来了。人真多，满街里咔嚓嚓鞋底子响。

一个矮胖子脚步放慢，走到我跟前说：“老乡，这白水我不喝，我要喝茶水，还要吃炖肉。”我愣了愣，吸了口凉气。有人说：“这是我们的黑五司令！大名，叫辛俊武，是邻村辛家庄人。”

我抬头打量他，矮、胖，熊猫似的大眼睛，白白净净的，只是外号叫黑五。我为难地说：“红卫兵小将，你胃口太大了吧，难道还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？”

黑五嘿嘿一笑：“哪能呢，老乡，我们是干革命来的。”他仰脸喝了我的茶水，“老乡，好茶！年轻人血热，喝完水又蹦又叫的，有好戏看哪！”我劝他们到别的村去闹，黑五却不走，非要开个批斗会再撤。

黑五仰着脸嚷嚷：“嘿！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，要是不革命，就滚你娘的蛋！”一群红卫兵噤里啪啦地奔过来。

以后事情的变化，恐怕连黑五都没有料到。姜还是老的辣。权桑麻虽被红卫兵看守起来，却让他儿子权大树给黑五递纸条。黑五看了纸条，嘿嘿地笑了。

后来听说，权大树几次偷偷找来了黑五，终于促成权桑麻跟黑五谈了一整天。黑五比金沐灶还邪乎，夜间好不容易睡着，街上突然响起鼓声，他又赶紧起来游行。

历史在我以外的世界风云变幻。在诡秘的命运面前，占星法往往也无能为力。这一事件将长久地影响到这个村庄的历史。我心中有了一个很深的疑问：他们为什么彼此仇恨？

这天中午，我儿子猴头戴红袖章回了家。

我一愣：“哎，你小子加入金沐灶的队伍了？”

猴头神秘地说：“我参加了黑五的队伍。”

我骂道：“是不是权大树拉你去的？”

猴头连眼皮都不眨：“是啊。”

我瞪了眼：“赶紧给我退出来！”

猴头撇嘴说：“爹，你又拖我后腿了。”

我赌气说：“人只有手和脚，哪有后腿啊？”

猴头急了：“唉，爹，这都火烧眉毛了，你儿子也不能落后啊！”

我说：“火苗儿搭进去了，你又瞎折腾？”

猴头咧咧嘴巴：“爹，我可是红卫兵了。以后，你不能把我再当出气筒，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是你爹咋的？爹打儿子，天经地义。”

猴头回家跟我说：“爹，要变天了。”

我抬头望了望天——雪停了。

猴头神秘地说：“爹，告诉你个秘密，黑五被权家拉过去了。日后有好戏看哪！”

我深感不妙，骂了句：“黑五那小子，就是个疯子！”

然后,我又想起火苗儿的婚事。金沐灶想娶火苗儿,起初,我这脑筋咋也转不过弯儿来。后来,瞅着这小伙子还像个人样儿,就勉强答应了。

谁知刚一答应,我又后悔了。唉,这可真是要把我的心头肉挖走了。

2

这一天,祸惹大了。

日头村只要活着的人,谁能忘掉这一天!日头冒出来,落雪的光芒,把一切照得明亮。北风正烈,屋顶和窗户响着呜呜的风。我对着头顶的日头,眯眼打了个喷嚏。我在状元槐下,瞅见黑五踉踉跄跄地奔跑,地上积雪被踩成黑色的烂泥。他跑到一个麦秸垛下与腰里硬偷偷接头。其实,我知道腰里硬是听支书权桑麻指挥的。

腰里硬握着黑五的手说: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。你就放手干吧!”

黑五说:“对付金沐灶,小菜一碟儿!”

腰里硬拍了拍黑五的肩膀,嘿嘿笑了。

腰里硬原名叫权金山,他是村支书权桑麻的红人,是权桑麻的本家侄子。他是个黑胖子,虎背熊腰,一脸疙瘩肉,长着一双鼓鼓的牛眼。他腰里常扎着一条牛皮带,皮带的铜扣闪闪发光,听说这是他当八路军的舅舅赠给他的。他看谁不顺眼,抡起皮带就打,于是得了个外号“腰里硬”。腰里硬人恶,但也义气,跟你好,割身上的肉给你,恼了你,他割你身上的肉喂狗。但是,他活到这把岁数,还是光棍儿一条。

变化都是瞬间的。腰里硬和黑五一联手,气势如排山倒海,把金沐灶的红卫兵司令给撸了,恢复了权桑麻的支书职位。紧接着,他们还冲着金沐灶的爹金世鑫校长下手了。几天来,他们给金校长戴上铁帽子游街批斗。听我家猴头说,下一步,腰里硬要拿全村最旧的东西开刀。一听这话,我的眼皮嘭嘭直跳。啥是旧东西呢?

夜晚降临,街上挂着纸灯笼,一排一排的。我瞅见腰里硬点上纸灯笼,在街上荡来荡去,荡到村头,他一头撞到老槐树上。嘭的一声,腰里硬额头起了个包,他打了老槐树一巴掌:“老东西,走路也不看着点儿!”我正靠着老槐树打盹儿,被他震醒了。腰里硬兴奋地说:“老轱头,我找到最大的‘四旧’了,这才是老东西呀,怎么也有一千年了吧?这不是‘四旧’是啥,这是最大的‘四旧’!”

这老槐树可是有点儿来头。金家祖上出过状元，传说这棵树是金家祖坟冒出来的，皇帝命名为状元槐。状元槐有股子灵气，学生摸摸它就醒神提气，能考高分。金家将其视为神树自不必说，连地主汪老五也不敢怠慢，逢年过节总要给老槐树上供，在树前摆上肉、点心和水果，一家人趴在地上磕头。

刚才腰里硬的话让我心惊，我黑着脸说：“腰里硬，别干刨人家祖坟的事，这是作孽呀！”腰里硬说：“没你事儿。”腰里硬往村里走，我颠颠跟着，他抽出腰里的皮带吼：“你再跟着我，我抽你！”我吓了一跳，收住脚步。我就知道他又要跟黑五密谋坏事了。

中午时分，我瞅见了日月同辉的景象。

日月同辉，是一种奇特天象。日头正当午，日头和月亮同时横在地平线以上，月亮的晕光眼睛很难看到。除了农历十五，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。这天是农历初七，村里屋顶的颜色由深变浅。

我想起杜伯儒的话，心中犯着嘀咕：“奶奶的，怕要出大事了！”

我思前想后，越想心里越毛，咋也睡不着了。以后发生的事，真是猝不及防的。

天一亮，我就听见有人喊：“古井冒黑水啦！”

我的脑袋大了，满目金星出溜儿出溜儿往外冒。我朝村西的古井跑去。跑在街上的人，都心急火燎。到了古井，井沿儿围了一圈儿人，天气阴阴，人人都在瑟瑟发抖。古井口蹿着一人高的水柱，颜色黑黑的。寒冷的水汽夹杂着硫磺味一阵阵漫过来，冒着泡，打着疙瘩，朝麻石街流去，最后变成薄冰。

我的心悬在了嗓子眼，瞪着恐怖的眼睛，不住地摇头：“应验了，还是应验了。”此刻，说不清怕啥，反正是害怕。这种害怕是最折磨人的。唉，村里要出大事，那是老天爷在催命呢。

第二天上午，黑五带着红卫兵把状元槐给围了。他们在老槐树上贴了一张标语：打倒槐树老混蛋！

黑五带头喊口号：“打倒老槐树，打倒老混蛋！”

红卫兵们就像鹦鹉般跟着喊。

喊声惊动了金沐灶的娘张慧敏。

张慧敏就是在那棵老槐树下出生的。当时张慧敏的娘带着肚子里的她讨饭，累了，靠着老槐树喘气，肚子越来越疼，额头冒着豆大的汗珠。忽然，下雨了，雨点稀里哗啦。张慧敏的娘大喊一声：“老槐树啊，帮帮我——”老槐树就

用浓密的叶子挡住了雨滴，任树外大雨瓢泼，树冠下却滴雨未下，就像置身屋内。女人自己接生，张慧敏呱呱落地。后来听说老槐树是金家的金脉，张慧敏的母亲认定与金家有缘，经人撮合，将女儿许配给了金世鑫。张慧敏每年生日都去老槐树下烧香，叫一声槐树姥姥。后来金世鑫当了校长，他就是金沐灶的爹。

我挥着轸木，钟声响起。

张慧敏带着金沐灶来了，张慧敏说：“轸头，对这帮王八蛋就得来铁器，你那轸木不中。”

火苗儿也来了，朝金沐灶一笑，说：“这一来，我也可能像你一样了，都不是红卫兵了。”金沐灶说：“可我心里还是红卫兵。”火苗儿回道：“心里是红卫兵顶个屁呀，我是觉得我爹没做错啥。”

金沐灶脸一红喊：“对，我娘也没做错啥！这棵老槐树是我太姥姥。”火苗儿说：“那天晚上，你被黑五开除了红卫兵，我朝你脖颈吐了口唾沫，你恨我吧？”金沐灶说：“有点儿恨。后来闻着你的唾沫是香的，就不恨了。”火苗儿说：“知道吧，黑五想让我吐他我都不吐呢！我的唾沫金贵。”

这时，两个红卫兵拿着一把大锯，分坐在老槐树的两边，摆出一副扯大锯的阵势，就等黑五一声令下了。

张慧敏把钢叉往地上一插：“看谁敢动状元槐！”

红卫兵有点儿怕张慧敏，有人嘀咕着：“黄仙儿来了。”

红卫兵不让我敲钟了，我看看挂在老槐树上的大钟，大钟也生气地瞪着我。我对大钟说：“老伙计呀，你倒了，咱俩也就散了。你就躲到哪个犄角旮旯睡觉吧，不能再出声了，这世道，钟也只能当哑巴了！”

张慧敏确实有股子仙气，平时只会小声唠叨的她此刻高门大嗓，听上去都不像她的声音：“你们不能锯状元槐。这是金家祖先金状元栽下的，它连着我们金家的命脉，也连着咱日头村的命脉。这棵树旺，我们金家日子旺，日头村乡亲们日子就旺。”

黑五大声骂：“还状元，还日子旺，我听着就烦，统统是‘四旧’，给我锯！”

两个红卫兵拉起大锯来，嘎吱声十分刺耳。

刚伤到树皮，张慧敏就一钢叉飞过去，牢牢插在锯条上，咯嘣一声，锯条断了！

黑五说：“找斧子来，我把这资产阶级的状元槐连根拔了！”

我心急火燎，抡起轸木敲起钟来，敲得雨点儿落地般急。大钟很兴奋，发出的声音清脆洪亮，瞬间便传遍了全村。人们听出这钟声代表着什么：村里出大事儿了！

张慧敏从树上拔下钢叉，朝黑五插去，黑五躲过了：“老太婆你是沙奶奶呀，还敢来真的？”张慧敏骂道：“信不信我插死你个王八蛋！”黑五大喊：“流血了流血了！”张慧敏一愣，说：“我还没插你就流血了？你倒他娘能装！”黑五大喊：“树！树！树！”只见大树被钢叉插过的两个孔，有红色的液体流出来，腥腥的，越流越快，像河埧被拔了口子。

状元槐流血了，我能听见它低沉的呻吟声。

听到我的钟声，日头村几百人朝老槐树涌了过来。人们看着张慧敏跪在地上，抱着老槐树在哭，她的双手死死捂住老槐树的伤口，鲜血从指缝间淌下来。

我面部肌肉僵硬，瞪着恐怖的眼睛，呆了。

张慧敏边哭边说：“姥姥，是我让您受的伤，我对不住您啊。可我不这样，您就没命了。红卫兵这些王八羔子要锯您呀！”

在张慧敏的哭声中，老槐树的血止住了。

转眼之间，熙熙攘攘的人群没影了。

第二天，浓雾就悄悄泛上来，缠在日头村不走了。我去敲钟的时候，看到老槐树被雾裹了，大钟一亮一亮闪动。树身贴着一张标语：谁砍老槐树，他娘搞破鞋！也不知这是谁贴的。

我蹊跷着，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文庙魁星阁该遭殃了。

文庙魁星阁也是为金状元修的。“大跃进”的时候，被权桑麻抽去两根檩子，为炼钢炉填了劈柴。这之后房顶就有点儿塌，漏雨。

我老轸头低三下四了，去权家求权桑麻放过状元槐。权桑麻不说话，一个劲儿抠脚泥。

腰里硬来了。腰里硬也看到了老槐树流血的事，吓得差点儿尿裤子，到现在他的两腿还在打哆嗦。权桑麻对他没好气地说：“瞧你那点儿出息！是血吗？”腰里硬说：“是血，我闻来着，有腥味儿。”权桑麻愣了愣：“别给我扯淡！轸头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我迟疑地说：“是啊，老槐树是树精，动不得，我怕遭报应啊！”

权桑麻和腰里硬喝酒，我也拿过酒杯喝。

酒下肚，权桑麻调高了弦儿：“红卫兵冲锋在前，干得好啊！”

腰里硬骂：“好个屁！看到老槐树流血，他们都屁滚尿流了。不过这事还真邪乎，树咋会流血呢？”

权桑麻说：“娘个蛋的，我也搞不懂，咱把这树先放一放。”

我知道，红卫兵就是权桑麻手里的枪，他想崩谁就崩谁；红卫兵是他手里的棒子，他想打谁就打谁；红卫兵也是他手里的一盆脏水，他想埋汰谁就埋汰谁。

后来权桑麻把我支开了，他们说些啥我就知道了。

这天夜里，我就知道要出大事。我睡不着，拿着那根轆木在街上晃荡。看着腰里硬和黑五带着红卫兵拉着一排子车干草走了过去，我想这帮王八蛋一定不干好事，就远远跟在后边。路过老槐树时，腰里硬突然回头喊了一声：“把老轆头给我绑在树上！”他话音刚落，我就被红卫兵七手八脚绑了。我刚要喊，就被人用红袖章堵住了嘴。红袖章上面的“红卫兵”三个字是用油漆刷上去的，气味浓烈，我被呛得直流眼泪。

红卫兵们在文庙的外墙堆起了干草，我这才知道他们是要烧文庙魁星阁，怕我敲钟喊乡亲们救火，就把我绑成了粽子。

魁星阁着火了！

火光簇簇，一片通明，血燕四处惊飞，整个天空好像涂满了血。

我和老槐树一道，眼睁睁看着文庙的大火烧了起来。

大火烧得凶，像跟文庙有仇似的。天亮时文庙全都烧塌了，只剩下半堵墙。红卫兵排起长队，向着残垣断壁鼓掌。黑五说：“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！让我们欢呼吧！”

这帮混蛋，我还在树上绑着呢！一个红卫兵想起了自己的红袖章，才来给我松了绑。松了绑，我眼前一黑，差点儿背过气去。

金世鑫校长来了。他被红卫兵批斗游街。

金校长高个头，瘦，戴着一副眼镜，一头密密的头发天然髻着，有些女相，说话还带点儿娘娘腔。此时他两眼死死盯着文庙残址，脸色苍白，像个木头人。黑五看到了金世鑫，说：“烧得好不好？”金世鑫浑身痉挛，眼睛流血。黑五说：“你服不服？”金世鑫扭歪了脸，眼睛在滴血。黑五说：“今儿就不斗你了，明儿再说。”黑五招呼红卫兵，“走啦，睡觉去！”说着，黑五跳上了排子车。等红卫兵走远，金世鑫突然跪倒在地，仰天长啸：“日头村的文脉断了，文脉呀！没了文脉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要成为野蛮人啊！”

这天夜里，金世鑫要逃走。走前他找到我说：“下回他们就要毁天启大钟了。”我心里也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金世鑫说：“这帮杂种肯定是要砸钟的，咱不能让他们砸呀！咱要把它藏到学校的仓库里去。”

我说这主意不赖。

我是生产队的饲养员，能调配牲口车辆。我赶着马车和金世鑫去了老槐树下，在黑夜摸索着卸钟。钟有灵性，很配合，仿佛感觉到自己将有不测似的。我们没咋费事就把大钟稳稳扣在了马车上，又顺利地藏在了学校的储藏室里，然后上面堆放了乱七八糟的教具。

可是，我和金世鑫藏钟的事还是走漏了风声。泄密人是我儿子猴头。我气得举着轆木捶他。这狗日的，一点儿不随我，长得像一种叫“猴头”的蘑菇。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柞树，树上长着一一种白色蘑菇，蘑菇拳头那么大，毛茸茸，圆溜溜的。我老婆怀孕的时候没啥油水，只能吃它补身子。儿子生下来时，小脸长得跟猴头菇似的。我说就叫他猴头吧。猴头这小子平时不爱说话，见了我也不叫声爹，好像知道自己亲爹是谁似的。猴头有夜游症，经常半夜起来去井上挑水，直挑到水缸漫出来才去睡觉，醒来后抄起扁担挑水时才发现水缸满满的。

猴头竟然成了告密者。

后来我才知道他瞅着黑五威风，就一直想当红卫兵。黑五收留他，有一个秘密约定，让他当个积极分子。猴头向黑五发誓：“我，我中！”

天亮的时候，猴头鬼鬼祟祟起了床，两道眉拧成一个肉疙瘩。他扛着一把大锤，偷偷溜了。

我心一悬，猴头干啥去呢？

我暗暗跟踪猴头出来。猴头带着黑五等红卫兵来到了学校，猴头一指储藏室：“就在这儿！”储藏室被一把大锁锁着，猴头抡起大锤就砸，接着又一脚将门踹开，冲了进去。

坏了，这群狗日的奔天启大钟去了！

我赶紧去金世鑫家报告。我们直奔储藏室，金沐灶也跟了来。猴头大喊：“打倒走资派金世鑫！打倒走资派的随从老轲头！”

我朝猴头大骂：“兔崽子！要知道能生出你这个混蛋，当初还不如我射在墙上喂蝇子呢！”